

千年京都優雅魅力背後孤高的驕傲  
厚臉皮態度創造流行與活力的東京  
兩個截然不同、你所不知道的日本

都と京

# 都與京

著・酒井順子

譯・江明玉

科普作家、京大校友

張東君 推薦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都與京／酒井順子著；江明玉譯。  
-- 初版。-- 臺北市：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8.11 面：公分。-- (普羅米修斯：32)  
ISBN 978-986-6571-56-5 (平裝)  
1. 文化差距 2. 文化研究 3. 日本京都 4. 日本東京  
731.3 97018491

普羅米修斯 32

## 都與京

原書名／都と京  
原出版社／新潮社  
作者／酒井順子  
譯者／江明玉  
副總編輯／陳美靜  
責任編輯／王筱玲  
校對編輯／賴譽夫

發行人／何飛鵬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  
出版／商周出版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讀者服務專線：0800-020-299  
24小時傳真服務：(02) 2517-0999  
讀者服務信箱E-mail：cs@cite.com.tw  
劃撥帳號：19833503

戶名：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訂購服務／書虫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專線：(02) 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7:00  
24小時傳真專線：(02) 2500-1990；2500-1991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 2508-6231或2508-6217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Z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內文排版&封面設計／黃淑華

印刷／崎威彩藝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917-8022 傳真：(02) 2915-6275

行政院新聞局北市業字第913號

■ 2008年11月初版

MIYAKO TO MIYAKO by SAKAI Junko

Copyright ©2006 SAKAI Junko

Original published in Japan in by SHINCHOSHAW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W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8 by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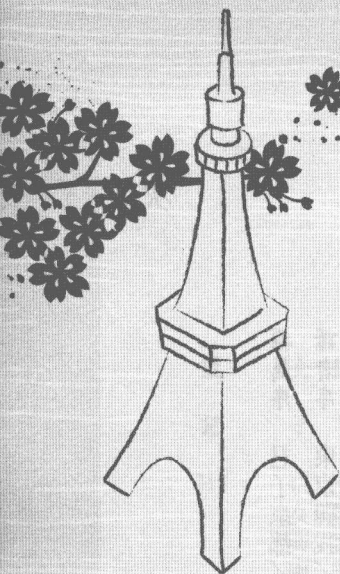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6571-56-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280元

港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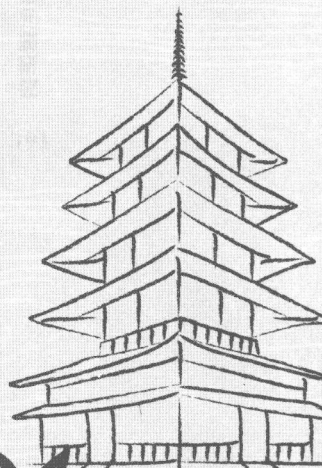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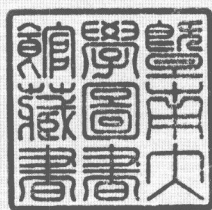
GA71.32  
20102



# 都與京

都之京

著·酒井順子  
譯·江明玉



# 目次

推薦序

君子京都／張東君

005

譯者序

東京與我／江明玉

011

前言

京城人與都市人

021

語言

挑剔與壞心眼、俗氣與土氣

031

料理

淡味與濃味

042

節約

節儉與小氣

054

贈答

回贈與回禮

064

專欄

體驗平安京・走在朱雀大路上

075

高處

比叡山與東京鐵塔

084

祭典

祇園祭與高圓寺阿波舞

096

流通

菜市場與批發市場

108

神佛

觀光寺院與喪禮寺院

119

專欄

京都同業者町的愉悅

131

	書店、咖啡店	京都大學與東京大學	148
	年輕人	惠文社與 a b c	160
	文學	社區咖啡與星巴克	172
		綿矢莉莎與金原瞳	182
專欄	為什麼人會在京都被殺？兩小時單元劇研究		193
住宿	俵屋與港麗酒店		202
交通	電車與電鐵		213
服務	「歡迎」與「歡迎光臨」		223
土產	八橋與芝麻蛋		232
專欄	京都旅行的小知識		243
敬語	はる與らっしやる		249
鄉下	冷泉家與 Hills 族		259
女子	京女與東女		269
後記			218



## 推薦序

### 君子京都

張東君

雖說「貨比三家不吃虧」，買書可不能比價錢。在作研究的時候，需要收集許多同樣主題的論述，做過比較、融會貫通之後才能演繹出自己的心得。旅遊書也是一樣，要按照自己的需求來挑選。只喜歡坐在家裡神遊景點的人，可以選擇照片多又美的；偏愛美食的，找老饕寫的準沒錯；有特定興趣的，則以主題為依據來加以挑選。

到日本不能不到京都。她是建都已經超過一千兩百年的古都，幾乎所有到日本的觀光客，都會到京都來朝聖；而不論其宗教信仰為何，也依然會進入京都的大小寺廟神社參觀。理所當然的，介紹京都的各類書籍，在「旅遊生活」區中所佔的空間，也比其他的景點要多上許多。那麼，這本《都與京》的強項究竟在哪

裡呢？它憑什麼想在百家爭鳴的京都書中插上一腳？

答案就在「深度旅遊」這一點上。所謂入境隨俗、入鄉問俗。不論是日本人或外國人，只要曾經到過京都，通常都會成為一再回來的熟客、常客。一回生、二回熟。當大家發現自己不停的出現想要重遊京都的渴望時，總是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說服自己和周遭親友。這時，有本「比一比」的書就很方便了。

※

《都與京》這本書的作者，是位生於東京、長於東京，卻在三十歲之後戀上京都不可自拔的女性。她雖然以「烈女不事二夫」來比喻自己對於自己的根（東京）的忠誠，卻又實在不能違背自己熱愛京都的真心。於是她在這本書中，就以食衣住行生活習慣等的各種名詞、動詞為關鍵詞，一一的比較東京和京都這兩個城市。她的腦袋想要理性的把這兩個城市放在天平的兩邊，表現出她的「不偏心」，可惜她的心卻牽動著她的手，讓我們在翻閱這本書時，很明顯的看出她對京都的一面倒。

我非常能夠體會她掙扎的心情。



我爸替我取名「東君」，曾經讓一位國文老師大大的稱讚他非常有文學素養，因為這早早就出現在屈原《離騷·九歌》之中，也代表著太陽神、春神、東宮太子，一副我爸對我期望甚高的樣子。當時我爸也就假裝他確是如此，其實他只是因為當我出生時，還在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所以就小小的希望我能夠成為「在東京長大的君子」而已，純粹只有紀念出生地，沒有想太多……。無論如何，我四歲以前都住在東京，在我爸唸完書回到台灣之後，我才開始學國語和台語。我外公沒事總會說我是從東京的垃圾桶旁邊撿來的，在生我氣的時候也老是對我吼：「滾回東京去」。再加上古人說：「三歲定終身」，東京對我來說，還真的是生長的故鄉。

於是，當我想出國唸博士班的時候，我的第一志願其實是東京大學，當我爸的學妹，又回到我小時候熟悉的環境。但是，東大並沒有我想要唸的科系。我要唸的動物生態，京都大學不但是全日本最強，也是世界排行前幾名的。既然如此，當然我就捨東大而到京大。

去京都之前，我就從電視及各種媒體上看過、讀到各種有關京都的傳聞，例如本書中也提到的「斤斤計較」、「冷淡」、「壞心眼」等等。就連我的房東，在

初見面的時候都跟我說：「我是大阪人不是京都人，所以妳什麼事都可以放心的、直截了當的跟我說，沒有關係」；把她和京都的關係撇得一乾二淨。可是在住了幾個月之後，我突然發現像我這麼自閉的人，還真的非常適合住在京都。

※

京都人是不欠人家情面的。京都人在打掃自家門口的灰塵或是積雪的時候，只會打掃自家腹地，不會順便替鄰居掃一掃。這種行為，十有八九會被其他地方及國家的人視為冷淡，但是這其實才是最合道理的。鄰居沒有拜託你，你就自動替人家掃的話，下次他就得替你掃回來，否則他就欠你一個人情。可是他原本沒有想要欠人情呀！所以這種「好心」，就會成為一種負擔。累積一千二百多年之經驗，知道人與人相處要「君子之交淡如水」才會長久的京都人，是不會替人家找麻煩的。

京都人的儉約也是有名的，但是京都人並不是小氣，只是知道該如何把錢用在刀口上。現在開始流行的慢活、低調奢華，早在千年之前，就已深植在京都人的生活中。笑貧不笑娼的這種行為，在京都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正統的京都人十

分瞭解自己的分際，懂得自己的身分與立場，不會打腫臉充胖子。而另一方面，大家都很懂得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享受當下。

要是一樣一樣的細數下去，這篇推薦可能會跟正文拚頁數，不過最後，讓我再說一下東大和京大。

以畢業生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來說，東大和京大是一樣的，所以在各方面，東大和京大互相看不順眼。由於作者是以外人的眼光來看東大和京大，所以她對這兩間學校懷抱的印象，是以「尊敬」為出發點。不過以我小時候逛東大、長大混京大的個人體驗，我可以告訴大家「日本人對東大生是又敬又羨又妒又恨，但是對京大學生則是又佩又愛又疼又憐」。因為凡是考得上京大的，通常都考得上東大，只是喜愛自由不愛當官僚，不願被管，於是京大生就成了對抗官與政的代表。此外，東大生總是衣裝筆挺、規規矩矩，京大生卻是不修邊幅、行為率性，映在眾人眼中，就成為「獨立自主的東大生」及「需人呵護的京大生」了。雖然這真的只是假象……。

※

都與京。從江戶時代算起也只有三百年的東京，以及延續了一千二百多年的京都。住上三代就可以算得上是「江戶兒女」的東京，與延續不到二十代就稱不上京都人的京都。雖然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可是京都卻實實在在的有著千年古都的魅惑之力，讓作者「根留東京、情繫京都」。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口說無憑，在這本書中作者會跟你說個分明，而且她還帶著大家走一趟一千二百年前的京都喔！

我是「東京骨、台北皮、京都肉」的張東君，請聽我誠懇的建議：「要逛都與京，請帶《都與京》。」

## 譯者序

### 東京與我

江明玉

在翻譯完這本「京與都」之後，編輯要我寫一篇譯者序。因為工作關係，開始定居東京已經邁入第八個年頭。雖說如此，我身體中的血液關於東京的濃度，肯定還不夠資格稱之為東京人。

這陣子總是來回往返於東京、台北、上海的我，翻出了一篇二〇〇〇年來東京出差時所寫下的舊文，時隔八年，但回頭一看，我對東京的感覺似乎依舊一點也沒變。

來東京之前，我憧憬的世界，譬如說東京的出版業界、次文化（Sub-Culture）以及關心的人事物，也因為身置其中，或者距離太近，變成了一種焦距無法對準的狀態。或者說，這些其實只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住在東京的人，根本沒有

餘裕可以享受東京生活的種種。

※

我說，要寫東京，只有趁著人在東京的時候寫，沒什麼了不起的原因，不過就是我們賴以維生的空氣不一樣罷了。

我說的「空氣不一樣」，絕對不是你想象的那種，是因為懷念台灣而衍生的「鄉愁」，或者是身陷蒼茫的什麼大都會當中，而衍生出來的那種「疏離感」。我的意思是說，去找個科學家來做個什麼實驗分析一下，就會相信我說的話了。至少在分子結構上，東京跟台北的空氣真的不一樣。

每次在東京，一個人在新宿、澀谷的街道上遊魂一般地晃蕩，就覺得整個人的身體是呈混沌狀的，腦漿、內臟、血液，和成一團那種。如果說，要形容東京的話，我想，大概是電影《人肉叉燒包》裡頭的那個絞肉器吧！我是那種「坐在教室裡頭，老師要我們畫東京，我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東京鐵塔」的那種小孩。說東京像絞肉器，沒什麼道理跟原因，就是寫著寫著，就這麼覺得了。

不只我覺得東京跟台北空氣不一樣，我從我朋友身上找到了一種更具象的不

同：文章的語氣。一個跟我一樣無聊，會在出國的時候寫東西的朋友，她說：「回到台灣，簡直辨識不出日記本上那東西是自己寫的。」包括筆跡。

寫這篇文章時，人在新宿的世紀南悅酒店（Hotel Century Southern Tower）二十七樓的房間，大家應該聽過，日本作家的「罐頭寫作」吧？編輯催稿催急了，把作家塞進飯店房間，一步都不准踏出，直到稿子寫出來為止；也許是有預謀的「某某老師，求求您住進飯店，幫我們寫一篇短篇吧！房間我們已經訂好了。」諸如此類的。

我從稚名誠的文章當中，讀過好幾次對於這種「罐頭寫作」的描寫。不過，通常都是「狐群狗黨的友人們，一個接一個提著酒來登門拜訪，最後索性就一群人開起Party來，酩酊大醉結束」這樣的描寫。而稿子呢？遇到這種作家，無可奈何。

話說回來，從古至今，有多少作品在飯店裡誕生？有多少作家在飯店裡自殺。如果沒有狐群狗黨來買頓酩酊大醉，也得要有如京都「俵屋」般的溫柔女將，前來噓寒問暖，一聲「老師」（せんせい／sensei），也是另外一種醉。

※

常常有人要問我，東京哪裡好玩？你覺得東京是一個什麼樣的都市？我想，我對台北的瞭解應該要比對東京的瞭解多一些，可是卻從來沒有人問我，台北哪裡好玩？我覺得台北是一個什麼樣的都市？

東京對我來說，跟台北一樣，就只是一個城市。它的意義，並沒有所謂的大於、等於、或小於台北。或許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城市對我而言，都不可能有什麼特殊意義的，除了「最後的歸宿」(Final Home)……而我「最後的歸宿」在這世界上只有一個，就是台中！我當真喜歡那個發明出一些有趣玩意兒（如泡沫紅茶）的台中。

回到東京。我只能說，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東京，你無法從我口中，問出屬於你的東京。

你想要的東京，是哪個東京呢？《東京人》的東京？《Tokyo Walker》的東京？《Brutus》的東京？《Hanako》的東京？還是《Studio Voice》的東京？而我的東京不過是大久保的甲隆閣，六本木的ABC書店，新宿三越對面的無印良品跟櫻花屋（さくらや / SAKURAYA），大葉高島屋的東急手（Tokyu Hands），表



參道的ZUCCA跟津森千里(Tsumori Chisato)。而最常用餐的是肯德基，點的永遠只有兩樣東西，炸雞條跟冰紅茶；有時候換換口味，吃某家連鎖店的天婦羅套餐，或者吉野家的牛肉蓋飯便當，或者日清醬油拉麵（泡麵）。

我絕對不是為了省錢，所以吃得這麼粗茶淡飯。我也吃過防衛廳舊址（現址為Midtown）前的「敘敘苑」燒肉，再貴一點是旁邊的「田舍家」燒烤；或是銀座的「七輪屋」炭燒、六本木的義大利餐廳「La Gola」……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的話，我就達不到炫耀的目的了……算了。總之，我要強調的是「吃，對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特別是在東京」。

要我寫東京，其實沒什麼說服力。在台北，隨便都可以找到對東京如數家珍的東京通。對這一點，我曾經覺得納悶不已，但後來我終於知道，即使不懂日文，只要有熱情、時間和金錢，要熟悉東京，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更意外的是，反而是不懂日文的人，有更多研究日本的熱情。

※

八年前定居東京起，到現在為止，我總共居住過五個地方：巢鴨、西麻布、